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所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詩所卷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大雅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彌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朝政亂而天下喪其樂生之心矣故綏四方者自國中始朝有詭隨而無良者則外多寇虐而不畏法者

縱之者誰乎執政有責焉故欲其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逑聚也王之國中天下所聚而仰者也惛怓行事之亂也心之無良行事必亂矣寇虐者既不畏法民能無憂乎為大臣者而不知此是棄其勞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行事既亂則將何所底止哉夫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也寇虐之人不但病民又將作慝蓋與罔極者中外相應也為大臣者亦惟近有德而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憂泄者稍紓民之憂也罔極之人鄙惡傾危故曰醜厲寇虐作慝則正道大敗矣式法也汝雖小子而所

為法者大所謂民具爾瞻也維時執政用事其新進之徒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罔極而醜厲者必能綢繆固結於君相故曰繾綣正道既敗則與亂同道而無不相反者矣王方寶愛於汝而貴用之我其可不竭誠以相規諫乎

民勞五章○朱傳以為厲王之世同列相規戒之

詩也大抵政之亂也君誤於相相誤於所親近之人誤者非他悦其詭隨而已矣夫隨不可也隨而出於詭非無良而何哉其初亦曰是何能為也我取其將順焉是以縱之也及其乆也至於惛怓以亂政無極而作慝猶始終縱之也則以其善於繾綣而不能自克也寇虐之興實由於此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此上帝與蕩之上帝同皆謂王也板板反也君反其道
臣民皆如病者而失其常心矣出言既不當為謀又不
遠非聖人之道管管然無所依據而又不實之於誠信
及今猶未遠也我是以大相規諫也此皆為同僚言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而危也泄泄舒緩之意風言泄
泄其羽是也辭合於正理則民洽辭悦於人心則民

定此以出話之然者言之欲諸臣之陳善閉邪出納王命者以是爲則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囂囂自得而不受人之貌服猶寤寐思服之服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貌灌灌款款也　蹻蹻驕貌熇熇熾盛也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羣為夸大曰夸毗夸故威儀卒迷毗故善人不得啓口如尸而已殿屎疾苦而呻吟也葵揆也蔑資無所籍賴也惠澤也民疾苦而莫之謀度若以為當世之大忌然者是以至于流亡無依而莫之收恤

此連上二章皆以謀之不遠言之而漸深切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開明也天之牖民猶言天啓其衷也義理幽顯之與吉凶明昧之幾達於是者若或相之迷於是者若或奪之然非真有相之奪之一人心之所為耳如壎與箎此倡則彼和如璋與圭此冒則彼合如取與攜取數多者無虛歸故其攜而歸者非天有以益之也所取如是而造物者無所恡耳然則天之牖民也豈不易哉今民心既多邪辟矣士君子當正其志受天

之牖而以先覺覺後覺也安可自立邪辟以先之乎前數章相動以天人之際者此乃窮本言之明天之福人也自求其禍人也亦自取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人大德之人也師民衆也宗子君也大德之人其望及遠故維藩民者邦本本固則安故維垣大邦國之扞蔽故維屏大宗國之楨幹故維翰此四者皆為

城而設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而城亦安矣德之昏亂是不懷也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也孑然獨立於上豈不可畏也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彌郎反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上言天之難也蹶也虐也懠也皆其怒而變焉者也所謂憲憲泄泄詭詭而夸毗者豈非戲豫馳驅者乎結第二章至第五章之意天之光明照察日鑒在茲

凡人出入游息無適而不與之俱者敬則德之休明而有以啟其心不敬則德之昏亂而有以奪之鑒結第六章之意惟能敬則德足以懷人而出話也然為謀也遠矣又總結通篇之意

板八章○序以為凡伯刺厲王朱傳謂與民勞相類皆同列相戒之辭也周之遺獻淵源於文武周公之傳故其言之精微切至如此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居上以寛故蕩蕩上帝則下民之君也病民而作威其命令必多邪僻矣君命既多僻則天命不可常所以有初而有終者鮮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蒲北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此天所降之滔

德以害民者然曾是如此之人自能在位而在服乎
實汝力興起而用之爾鄭氏曰不敢斥言王惡故上
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
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自謂所執者義實則用彊禦以斂怨造流言以禦人
實則用掊克爲寇攘傳謂紂智足拒諫辯足飾非者
此也義類似義而非義者也寇盜攘奪者居中用事

故曰式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彌郎反　古音羌

炰烋自矜之貌用彊禦掊克之人而以歛怨為德則所謂德者昏德而已以昏德而興惱德背側陪貳安得有正人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音豫

紂之信用奸究虐害生民既如此矣然使非沈湎於酒猶庶幾不義者能從式也既愆爾容止而飲酒號呼遂至無明晦而反易晝夜此德所以愈昏不義所以愈甚也敗亡將至有若天湎之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音岡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戶郎反 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亂且將亾尚恬然行之自近及遠莫不怨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古音忌 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哀其不能循守舊章以取傾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歎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紂身為極惡

以自絶殷鑒在夏以切今之宜鑒于殷也

蕩八章○舊說刺厲王也二三四章引用凶邪擯

棄忠直所謂其命多辟者五章推其罔有悛心之

故以湛于酒而德益昏也六七八章乃言大命之將至天之匪諶祚將不終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詩言修德之事甚備而皆要之以威儀蓋自靜有所存動有所檢皆于威儀驗之也抑抑者謙卑之意靡哲不愚言自以為哲者無有不愚也能以抑抑為心則必無自賢聖之事矣愚而自用固其疾也哲人

蹈之豈非戾乎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四句無韻

莫强于人自强則四方法而效之矣德行必覺者而能修有覺則四國順而從之矣訏謨遠猶謂古聖賢之大訓深謀也定命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命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者是也辰告者以時告誡慮其亡且失也聖賢大訓所以定生

人之命蓋吉凶禍福之本也惟自強則命自我立矣

其深謀每豫時而警告蓋吉凶禍福之幾也惟有覺

則動無失時矣二者皆發見於威儀之間能莊敬則

日強能謹幾則先覺敬慎威儀而民則之所謂訓且

順焉者此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與刑協）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此警不能自強者也其在于今斥厲王時事言也迷

亂于政顛覆于德惟酒之耽不競甚矣汝欲從之耽樂豈不念世繼之重乎無亦求先王之明法如所謂訏謨者而敬守之乎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改正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此警不能有覺者也皇天弗尚亦斥厲王時事言也天之所棄則危亡及之汝豈可與之胥淪以亡乎夫

危亡之幾敵國外患非所憂也亦謹之威儀而已矣不特班朝治官也夙夜之間庭除之近寢興洒埽之細皆足以為民之章表然後修其車馬戎兵以防猝而服遠此則思亡保存之道古之為遠猶者其知此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音俄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二句無韻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二章承慎之意而言質人民以謹侯度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戒不虞者必先於言行之間而言尤行之先也發之於身則瑕玷者不可補矣加之於人又無有不讐報者自朋友以至庶民小子莫不順而施之則豈特朋友之孚信哉其施於小子也而子孫繩繩有以化於家也其施於庶民也而萬民靡不承

有以喻於國也其必質爾人民者以此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古音路）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轉音豫）思

此章承敬之意而言友於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而不遠其過失可以勉而為也必也視其在幽室之中能庶幾不愧于屋漏否乎人多飾於明而懈於暗以為莫己見也然神之來也無時無處猶不可準擬以致

恭也況可怠慢而不敬乎此中庸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自強不息之至修德之極功也

辟爾為徳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音俄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上言修德之事備矣此下皆致其儆戒丁寧以盡首章之意淑慎則不僭不愆則不賊人之則之如投桃報李之相應所謂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也無知而曰予知猶童者自謂角也此為人之所欺罔潰亂者

愚之甚矣首章云靡哲不愚此之謂也

荏染桒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桒木謂桒也桒桒則緡絲之所出溫恭則盛德之所基然惟哲人則信而順之耳愚人則反以此言為僭差而各懷其心首章云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之謂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言我之儆戒切且至矣汝既抱子而猶未之知乎惟虛以受人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之易矣申前章彼童而角之意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當作懆懆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死於逸豫奈何夢夢其心藐藐其聽反以教汝者為虐乎豈汝既耄而猶未之

知乎申前章覆謂我僭之意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止者前人之所行所謂訏謨也遠猶也先王之明刑

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以厲王時事言也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猶前篇殷鑒不遠之意也因邪僻其德而

使民大危急如此可不戒乎

抑十二章○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之詩朱傳據國

語以為自警之作今案篇中呼小子者皆以自警

以為斥王失之然章之首末則顯以時事言是兩

説當兼用也且上繼板蕩下屬桑柔以類相次故

序説不可廢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居銀反

填塞也倉兄填兮言愴怳塞胸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上有車馬之盛羽旄之美而下至於無國之亂皆生而不泯無民之黎皆罹禍以燼故歎息而知國運之頻危也無國猶言凡國也靡有黎者黑首而壯大期未及者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古音其亮反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音古盎反

蔑資與板同無所藉賴也將息也養也居無所止行

無所往豈其有競心而梗塞若此乎有造其危厲之基者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㾲孔棘我圉

生民播遷無有寧處豈不懐歸乎所覯多㾲亂而我圉亦孔棘爾圉猶疆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能謀能毖則亂由兹稍減矣果能毖乎則吾將告爾以憂恤果能謀乎則吾將誨爾以序爵憂國用賢以濟亂如執熱之用濯也茍不能然則相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荓與屏同氣唈不通曰僾推而去之曰荓當亂而進猶遡風而行必不能達也故民雖有敬事朝廷之心者皆推卻自云不逮竄伏田畝力耕以代祿上之不

能憂恤而序爵可知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綴屬也京師為下國所綴具贅猶言凡所屬也初謂稼穡可代食也然而亂亡既至蟊賊為害稼穡盡病屬國皆荒憂天者君子之心也至於救死不暇而無力以念之亦可哀已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二句無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秉心宣謀慎擇輔相者能憂恤序爵者也不順之君則自謂賢善而不用人自有肺腸而不憂恤民之流離疾苦士之窮困愁憂至于違室家棄朝廷而忘天禍不幾於狂乎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此至終篇皆責僚友之辭也鹿猶羣行而朋友相譖

不能相成以善然此亦小人之失也被譖而退者固憂畏而不得自安譖人而進者亦將相傾危而日尋於無窮是進退皆谷何如胥以善乎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承上章起下數章言維聖人所見者逺愚人則維一朝得志以狂為喜耳此所以有譖人之事也我為朋友非不能盡言以悟之而如此畏忌何哉下乃自答

其意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譖人之人於良人則惡之弗求弗迪也於忍心者則親之是顧是復也豈其不知忍心之人能為荼毒惟其貪亂之志同是以寧受其荼毒而終惡正士此則言不入之端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古音古

風者天地之清氣故其行也必於虛通之處若鬱湮卑污之地則不行也以興君子之行之高明小人則行乎汙穢之中而已所趣不同是以此則弗求弗迪彼則是顧是復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其貪亂者以行之垢也行之垢者以心之貪也貪人

既非善類又豈肯與善者親而用其言乎其聽吾之言也勉强酬答而已與之誦言則如醉人然不可醒也既不能用善言則必以我為悖我亦必至於失言而自覺其悖也玆其所以畏忌也與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先感於中林之鹿而謂之朋友親之之辭繼謂之愚人謂之不順謂之貪人斥其實也其或謂之民則猶

言人也上旣反覆其不可與言之故此又呼為朋友而咨嗟述之以下三章皆所謂覆俾我悖者作謂作歌言我作此詩豈無所聞知無所察見者乎蟲雖善飛時離矰繳以喻禍幾之發非趨避所得施我以容告於女而反以我為來相恐動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猶言此人也職由也涼作諒信也此人所以罔極

者由其方信而善背也為言此事之不利則反為之而如不克故其入于回邪也由其勇於為不善而不顧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古音苦故反與予協涼曰不可與歌協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罪也盜者寇之細寇者盜之大又推原其初以為方此人之未有罪也由盜以至于寇先亦信為不可矣隨反背之而詈其規己者所謂職涼善背者如此

背之又詈之者為其揚己過也然事之彰著雖非予

亦既作爾歌矣言惡之不可掩也

桑柔十六章○舊說以為刺厲王也今繹其文意

首四章言世亂而生民困苦流散無歸次四章言

王不能悔禍用人使賢人遁去甘於飢餓自賢聖

而不恤民所謂厲階也中間所述播徙饉荒之苦

皆以時事言未必作者之自歷也後八章為僚友

而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為

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一則為其所感同二則見國之亂上下交譏也○自民勞至此知為厲王之詩者以文武成康之後周道漸衰然至厲王始大亂且下屬宣王之事甚明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說見七月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申上章靡神不舉之意后稷主水旱者不克言力不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言昊天上帝將使我與黎民同盡則亦已矣先祖無罪不相憂於殄其祀乎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因上帝而又訴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又不及父母先祖者知父母先祖之必相憂而無力

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即首章次章之意而又專以郊社言之以致望於上帝故又不及羣公先正者知羣公先正之亦必相憂而無力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音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散無友紀言散而禱祈不修本職庶正冢宰以下皆是也里疑與理通言不知當如何燮理之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欲羣臣共相修省以格天心不留餘力勿致天命之去棄平日之成求在我之何以召天災者以定庶政蓋成湯六事責已之意

雲漢八章○舊說美宣王之詩今尋其文意似王所自作雖有王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河公者不嫌於自稱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甫侯為穆王作刑者於今無矣而并言之以其皆姜姓之後主太嶽之祀者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不入韻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城功方始而寢廟既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音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往近王舅者言往而使南土之人近王舅也若曰往
保南土王舅是近云爾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戶郎反

信邁誠歸皆狀謝人望之之切以在地言曰土田界畫已定曰土疆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不獨謝人望之周人亦喜之相謂汝今有在外之良翰矣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才兼文武德又若斯

崧高八章○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

詩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音戶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鄭氏曰天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仁義禮智信也其

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民所執持有常道莫

不好是美德之人天監視周王欲安愛之生仲山甫以為之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察鄭氏説詩意與朱傳微異而義亦甚精且其觧下四句比朱傳似尤浹洽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轉音如遇反）明命使賦

朱傳盡矣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二句無韻）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上言德之備此言職之重既總法紀為諸侯師又布政令以發四方之事役既保王躬為君德輔又司出納以酌號令之否臧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彌郎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王命肅肅而能將之於出納之職無愧矣邦國順否而能明之其賦政必當而百辟是式矣保其身者身

無失德非如後世所謂保身也不保其身烏能保王之躬哉德之既修而又夙夜匪懈以盡其誠此所以王躬是保者乎此句義重故於末言之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古音不畏彊禦

申言其布政以式邦國者如此也思足以惠鰥寡威足以制彊禦商頌所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意亦相

發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申言其修德以保王躬者如此也德之微細如毛言其精深要眇非明哲者不能知非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者不能至是以雖大事可舉也而德之微細莫能舉我亦嘗心儀而圖之矣然維仲山甫克舉而我不能至於是而為之助也德修誠格夫是故有以補衮職而保王躬古人之言事君者於是至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音蒼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受命以行四牡勞矣征夫速矣而猶常懷不及之心

其賦政於外者如此其切也周都在西負海之邦最

遠言城東方明為要地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凡方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身在行役心於王室故未能遄歸之時則永懷而不忘

其念王躬袞職者如此其至也既速其歸期又寛其懐思葢重山甫之德謂不可離王左右而亦黽勉乎庶幾助之以相待也不然雖有清風之詩逺懐何以慰哉

烝民八章○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其稱道德美視崧高獨曲至仲山甫之賢可知矣詩之發首為夫子所歎葢性命之精微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與命協之有倬其道與考協韓侯受命彌吝

反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有倬其道大路也山經禹甸而道通也來受命而王
命之纘其祖考令嗣位也能敬共爾位則朕命不改
易矣又能正不庭之方以佐汝辟則勳庸愈著矣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戶郎反　玄衮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執封圭以入覲而王錫以車馬衣服淑旂綏章旂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服飾也鉤膺鏤錫馬飾也鞹鞃淺幭車軾飾也鞗革金厄馬轡飾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其歸國之事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音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其還而昏娶之事蹶父周之卿士故下言靡國不

到為王使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

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音婆赤豹黄羆音波

韓之先祖嘗長是百蠻矣故令嗣祖業而益以追貊之戎國凡北國皆長之使之皆有城垣溝池田畝版籍而納其貢獻焉所謂纘祖考而榦不庭方者其意蓋在於此

韓奕六章○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詩人送之意即顯父之所為也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求者責其所不共鋪者陳師以聲罪傳所謂寡人是徵寡人是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言成功之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自淮以南皆命啓闢而疆理之非以病民非為嚴急欲其皆來享來王而以王國為標凖爾蓋召虎未歸而即江漢之滸命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勉其修召公之業以受寵命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彌郎

反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既賜以圭瓚秬鬯又告于文王而錫以山川土田且
使就其祖廟以命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落成之謂考此言考者告成功于祖也始受命於祖
廟而稱天子萬年繼乃為考祭於祖廟而稱天子萬
壽本祖德而大君恩也末又祝君之嗣其令聞而敷

其文德蓋頋王不究武而且自卑功伐厚莫至焉

江漢六章○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疆理南國詩人美之然玩其辭令似穆公所自作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與師協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皇父為卿士而兼大師蓋周之三公往往六卿攝之自周召既如此也皇父以南仲為大祖亦如召虎以召公為祖畿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大祖之廟

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其備也惠則其與師之本心也茲其兵之三要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皇父大司馬職也休父小司馬職也天子行則具六軍故二司馬皆從三事與小雅十月雨無正同師行必先固其根本今不留處而三事就緒言治內之素豫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二句無韻）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首言赫赫明明者威明之遠加此言赫赫業業者威令之勤肅則所謂有嚴者也舒安重也保作保護耕作也紹者繼續調發也遊者遊兵四散也安重保護不徵調不遊散王者之師也而徐方則已繹騷矣意在震驚之使伏其辜如雷霆之發未加於物而徐方則已震驚矣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與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既至而克捷遂屯其地以待輸服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飛翰言其疾江漢言其盛山其止不可動也川其行不可禦也神速而又不可揺撼則翼翼然形之深固而誰能測之衆盛而又不可抵拒則緜緜然勢之奔

厲而誰能克之總言王師之節制所以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也塞誠實也以敬戒仁惠而興師則其謀猶信誠實矣所以成功也及其來庭而不違也師無淹留而還歸之速以終惠此南國之意

常武六章○宣王親征徐國成功而歸詩人美之

二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葢

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抑斯舉也繼於召虎經畧江漢之後徐為彊大必也號召淮南諸夷為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翦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殆山甫吉甫輩所共圖議故山甫城齊令其與魯合勢以扼北軼而休父之行受策尹氏中興次第於此可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夷屆路平而止也夷瘳病平而愈也小人害民者不

止刑罟陷民者不收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與說協之此宜無

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奪人土田人民蟊賊不止者也顛倒有罪無罪罪罟

不收者也王政不綱則殃民者徧於天下鄭箋專斥

王削黜諸侯大夫者非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字自為韻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乃推亂本於褒姒也言非天實降厲婦人乃厲之階耳匪教匪誨謂其不識禮義廉恥之行興亡禍福之幾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言幽王溺信婦寺方其窮人以詐害之心也其為譖誣何所不至然譖人于始而終質其事實乃大相反而不然其姦惡昭著豈不已極哉而王胡肯以為慝乎方與之出謀議參朝政以為可以周知中外之事夫三倍計算非君子所能識豈政令大事乃婦寺所能知是以古之婦者蠶織之外無所干預周南豳風絺綌玄黃之化是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方二反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責之緩而不顯曰刺與之資而有所頼曰富介狄大害也言天何以緩其禍而益其疾乎神何以奪其資而去其頼乎使王舍婦寺之大害而維衆正之是忌乎胥衆辭言胥忌則非特一人而已夫女色在國家為不祥不幸有之可弔者也今則不弔不祥且淫溺焉而至于威儀不類可謂舍爾介狄矣雖有正人胥忌而遠之賢人既亡而邦國能存者未之有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迷亂也舍爾介狄不弔不祥是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戶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亂所自來其源深心之憂亂其日久歎其不幸當此而又度天道雖遠其理無不堅定者猶望王之法祖以為救於方來也

瞻卬七章○褒姒亂政周家將亡賢人憂之而作

正與大雅之首任姒嗣徽多士楨周者相首尾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言民生之大困也居圉者所居之疆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推亂原於小人也小人在位是蟊賊内訌也椓者剝

喪之意昏故潰亂椓故回邪此等之人皆實當治平

邦國之任者也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推亂原於王躬也皋皋慢也訿訿讒也皋皋訿訿者則不知其疵玷兢兢業業者則長不安於位而且貶黜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無韻

申首章之意言民生之困瘁流離如歲旱之草枯槁無色又如棲樹之苴飄零無依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末句無韻

申一章三章之意疏粗也粺萬稗也小人之害國如稗之害稼兄作況玆也彼稗之粗何其不衰退乎由玆之引而用之爾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涯也烖咎責也池竭而不知其自涯泉竭而不知其自中以今日之害之溥也與泉池之竭何異小人壅塞上澤是其涯也王者不能濬其德心是其中也

害之弘大由茲之弘之而亦不知咎責其躬也又申

二章三章之意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音忌

如瞻卬卒章之意猶望其用舊人救亂敗

召旻七章○與瞻卬同但彼則斥婦寺此則通言臣工爾

詩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所卷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周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也自天地以及宗廟百神無非祭者然天地至大不可以形容也故郊祀明堂惟言配者之功德而已餘則自宗廟之祭而類及之而以助祭之詩附焉其篇先以文王者以聖德受命四始皆

文王也終以武者大武周舞也樂歌不同而舞惟一故諸祭祀之用舞者必以此詩相應是周樂之亂章也成王四詩非常祭詩也前二篇免喪告廟後二篇其自儆者先儒謂後世因用為喪畢祭告之樂章或者然與載芟以下當别為豳頌說具豳風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無韻

顯相助祭者多士執事者是二者皆能秉持文王之

德故對越其在天之神如見文王焉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事文王焉非文王之德光顯於無窮而繼承於不替安能無斁於人心如此乎

清廟一章○此方祭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無韻

假以溢我朱子從傳作何以恤我駿惠我者大惠愛於我也首四句言文王性與天合後四句言其遺澤

在後其何以恤我乎我則當收受之庶幾其恤之辭也既而言文王之大惠愛於我也我曾孫當篤厚之深感其惠之辭也

維天之命一章○此祭而受福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者祀典也虞書曰直哉惟清大雅曰於緝熙敬止故清而緝熙者文王之祀典如是今祀文王者能自始祭以迄成事則勿替其典者實受其福矣

維清一章○此祭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者其後或于太廟亦用之葢文德之歌武功之舞周人崇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恐非獨文王廟為然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文者文德光昭也辟公太王以上之先公也先公德澤深厚故錫福以惠我而子孫保之猶前言駿惠

我文王曾孫篤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靡滅也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繼序謂武王也

周之先公保其邦土無封無靡至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能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於是而業始

崇矣念此創業之大功故武王繼序因而大之奄有

天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言自太王至於武王所以成王業者非圖度天命也自强修德焉耳莫强於人是以四方服而訓之莫顯於德是以百辟化而刑之天下歸心大命集焉因歎息而詠其功德之難忘也

烈文一章○此祭太廟之詩首言辟公者兼歷代未祧既祧之主或時祫大祫皆用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當作岨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此文王祔祭于

太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無韻

命天命也德者命之基敬者德之聚夙夜之間極其

嚴敬是謂基天命于深密之中易言洗心退藏於密

是也繼續光明而盡其心謂勤于學也王自作詩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詩所頌即述王意也肆其靖之美其治功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此成王祔祭于文王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音疑維天其右音以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末三句無韻

始則庶幾於天之右之而不敢必也然而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我能儀式刑文王之德則錫福之文王可信其右享之矣文王享庶幾天亦享乎而猶不敢恃也夙夜以畏其威時時保守其所以命我者而已聖人之事天也如此

我將一章○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無韻

時邁巡守於邦國也王謂文武也始言我巡守於邦國昊天其子之乎亦未敢必之辭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是以震之而人莫不震疊懷柔之而神莫不寧順信乎王之作元后而為天之所子矣今我將明昭有周之德而偃武修文式序諸侯之位而求賢布列信乎亦惟王之有以保我使之無負于天之所子也益歸功前王告行而祈之之意

時邁一章○此巡守而告于廟之詩春秋傳以為

武王時作然考之書成王巡侯甸六服承德定為方岳黜陟之制則或成王之詩凡傳所謂武王作詩多不確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彌郎反鐘鼓喤喤音皇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〇此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言成康者猶前祔祭成王而稱二后益祔祖則亦告考文武

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惟武王始受天命

其入廟之典當殊故惟武王祔王季無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四句無韻

稼穡有成而教興焉故曰陳常于時夏發語賛其有

文德者此也孔子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豈一手一

足哉

思文一章○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后稷周之

太祖七廟之尊也既為宗廟之尊又為社稷之主四時旣有常祀矣此則又於冬至元日之大祭推而配天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與畬協）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與艾協）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農官之從祀后稷者也保介農官之副也臣工

配享先王故曰在公敬謂崇祀之也咨亦歎辭茹納也歎息欲其来格而歆納也農官稍尊故又呼其保介而命之言時即莫春矣何所求乎問新畬之如何耳新畬者百穀具焉皆宜當春而有事者就中則麥秋已近將受上帝之明賜爾其明昭上帝之德使之卒以豐年我將命衆人具田器而觀收穫也明昭上帝猶前言明昭有周

臣工一章〇此既祈穀於上帝配以后稷因而致

祭農官之詩下篇同元日祈穀去暮春不遠故曰

維莫之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與里協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矩反

言自成王則既有祀典以昭假于爾矣爾其率時農夫以盡地利而齊人力乎人力不勤而欲明昭上帝雖神不能也故祝其陰有以率之

噫嘻一章○古者雩祭謂其吁嗟以祭為民請命

故不勝其禱祈之哀此兩詩以嗟嗟噫嘻發辭者以此兩詩之所用同然彼成王之詩此康王之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音豫以永終譽

振鷺興其修潔雝辟雝也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賔興之賢士也在彼學者也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教者也不倦故曰無斁以永終譽期其以令譽終

也大雅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振鷺一章○釋奠于太學之詩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二句無韻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百禮指凡先農田祖社方之祭也古有事于報賽者必先家祭而後行之故楚茨信南山皆言祭祀先祖之事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以洽百禮之證也

豐年一章○報賽田事之詩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用以絃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葢總而言人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来格虞賓在位者成樂舞之節㱯至

舞入而樂將闋矣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

有瞽一章○序以為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

潛一章○序以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于寢廟之詩自振鷺至此不能比於郊廟之祭而皆列在祀典侑以樂歌者故類次于此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音户燕及皇天克昌厥後音户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滿以反

安我以眉壽助我以多福使之得以歲時在考妣之前如見考妣之在右者葢孝子不以壽為幸而幸其多伸一日之慕於父母無存没一也

雝一章〇武王祭於文王之廟徹而歌此詩後世遂用以為祭徹之樂周禮所謂歌徹者此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音古

諸侯自言來朝天子以求章法則見天子車馬之光華如此先率以見武王之廟繼而助孝享于先公先王咸願為天子求眉壽而使其永言保之故又言多祜之辟公宜綏以多福使其緝續光明於純嘏葢為天子祝釐之辭也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猶前言伊嘏

文王但言辟公者以先公為尊也多祜也多福也純嘏也其義一也自神降之則曰祜自人受之則曰福嘏猶祜也

載見一章○諸侯助祭之所作葢成王時詩也太師編入之而祭祀亦用焉其用當與雝同故以相次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音姥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

有淫威降福孔夷

始言其來而車馬徒從如此繼言天子欵而留之之禮意終言留之不得追而送之安而慰之葢天既降大威於商矣今微子能承其祀是以福降而威平也

有客一章〇微子助祭祖廟而王遣之之詩其義與雝載見為類故以相次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無韻

言武王莫競之功實自文王文德開之武王蓋嗣文王之志其勝殷也以除殘去殺而已是以至於老而始定其功中庸所謂末受命者明其無取天下之心也

武一章○朱傳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大武周公象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愚謂此詩所以序於後者以此蓋與舞相應之詩當在升歌下管之外且羣祭皆用之非如他樂章之各有其所

也餘見清廟三終之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言皇考終身能孝故思念皇祖而如見其陟降于庭者今予小子可不夙夜而敬承其意乎因歎息而言繼文武之序不可一日而忘孝敬也

閔予一章○朱傳云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

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音户)陟降厥家(音姑)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二句無韻)

落者成就止宿之意言問我於何所成就止宿乎惟率循昭考之道然其道甚遠行者莫能至也將以為能就之矣繼猶覺其判渙而不合也況新經大難之後豈復堪家之多難乎所賴者昭考在天之靈繼續

而上下於庭陟降於家有以保護而開明之顧命誕保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成王之保明其身者如此

訪落一章○與前篇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彌郎反）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户郎反）

首言天之聰明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聰以成敬學之不可輟卒乃歸功于周公二公諸人輔導啓沃之

勤也仔肩肩也身所賴以執持者也不曰股肱而曰仔肩尊之之辭

敬之一章○成王自儆之詩也以類附於朝廟詩後意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耳下篇同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與屏同謂驅之也桃蟲鷦鷯也蜂之集于人也欲撲而去之則致螫焉鷦鷯小鳥能化為鵰以喻小人

者疑之則因疑而生機毒信之則因信而成權勢夫惟明足以察之不惡而嚴則二者之患亾矣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必有左右者表裏其間既已感悔故察見情偽而深懲之言自今以始豈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所謂毖後患者也

小毖一章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轉音

補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房反以有依

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畂（以滿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朱傳之說盡矣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見豐年然彼所謂百禮者先農田祖之類此則大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其名轉多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此并言之壽考者國之瑞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而安之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無韻

振古如兹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即豳雅自昔何為自古有年之意

載芟一章○此下三章所謂豳頌也周禮國大蜡擊土鼓而吹之者也然惟此三章耳朱子并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言之恐非蓋后稷配天之辭非所

施於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豳舊俗七月楚茨等之例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音耄）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音錄）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末句無韻）

上篇言酒醴故此言牲所謂續古之人者續其烝祖

妣洽百禮之祭也

良耜一章○與載芟同

絲衣其紑（古音丕之反）載弁俅俅（古音渠之反）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音疑）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之祭服也自堂至于塾省其地以定坐次也自羊至于牛自鼐鼎至于鼒省其牲以定品味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尊敬無有

喧嘩怠慢者是以壽考之人不獨受而安之抑且恱而美之也

緜衣一章○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萬物助天以成歲功至此為其老而勞故息之人則萬物之貴期頤耄耋邦家之光也是以特于祭畢養之而述其執事者之恭如此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言文王有極盛之師衆恭順小心以晦自養葢毫無

圖度天命之心公之至也然其德不可掩是以晦而

愈明而純熙于是大介介如介以景福之介天命維

新是純熙之大介也今我既寵受之而蹻然成王業

矣其所以嗣文王之志者實維師其大公之心而已

王仲淹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

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内實達

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難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後世子孫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嗚呼此其所為師文王者乎

酌一章○此東都文王廟之詩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然則東都惟有文武廟明矣

東都之雅附于豳雅故東都之頌附于豳頌其義一也或曰歸之雅頌正篇不可乎曰因周公營洛而有朝會祭享之詩故後人不忍忘其志猶之居東之詩之附豳風者云爾及其後也東都畿内歌謠悉次于豳雅以逮厲幽葢以其類繫之者非周公之舊矣

綏萬邦屢豊年天命匪解三句無韻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綏萬邦而屢豐年可見天命之匪懈也由桓桓之武王保有文王之多士而用之於四方故能安定厥家使其家之先王皆克配上帝而於昭于天王今又間一位于其間矣是以陟降左右而天命為之不懈也

桓一章○祭武王廟之詩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無韻

敷者普也此言敷時謂無時而不然猶下言敷天謂

無地而不然也言文王之勤民既如此我應承而繼之是以時時繹思文王之德而不敢忘其志我斯行也豈富天下哉求民之定而已抑此非獨文王之志也實天之所以命周者而予以弗順天是懼也因歎息而復使衆繹思之庶乎有以諒其心也

賚一章○武王克商而大賚之所作後于武王廟歌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無韻

周謂新邑也皆蒙舊號稱周言大哉周也陟其高山而望之則見墮山喬嶽信乎有似于翕聚其河者謂山川之相環抱形勢之壯也且其地居土之中朝貢之便普天之下莫不聚而歸向之焉謂都會之雄也是誠天之所以命周者故欲作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焉

般一章〇武王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洛

之間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其後成王與周名成
之而武王廟樂亦以此詩歌焉

魯頌

案宋魯無風者先儒以為王尊宋魯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明黜陟所不加也然邶鄘以下東遷後詩皆非
王朝所采而宋魯亦無之緣其先有列國之名部故
後来者得以附焉宋魯先無部名是以後雖有詩亦
無所附也宋魯皆用天子禮樂商頌宋人之廟樂也

魯之所用或即周頌清廟之類其國固不得私作矣故魯人欲為僖公作頌而季孫行父請于周以為之夫魯得祀文王則頌亦止于文王耳雖周公無頌也況僖公乎此其失禮之中復失禮者然宗國之詩天子所命固不得而刪也僖公魯之賢君故聖人取節焉

駉駉牡馬(音姥)在坰之野(神與反)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音旁)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古胡音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徐音思馬斯徂

駉四章○頌僖公牧事之有成也言牧馬而推及於思者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則無一之可成也然

而貴畜荒禽則又失之故言思之無疆無期無斁
而卒以無邪可謂善言思矣可謂知立功立事之
本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彌郎反振振鷺
鷺于下音户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莫九反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以音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頌僖公燕飲羣臣之詩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芹音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徳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徳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國音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徳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頌僖公作泮宮以興學也前三章述其方作泮宮而親視學之事後四章述其既作泮宮而征服淮夷之事第四章乃承上意起下意所謂允文允武是也古者文武之事皆于學故師之出也受成其反也釋奠告訊而奏愷焉公克淮夷適當泮成之後故詩人述其事以美其志抑是征

也春秋所不書然以此篇及下篇攷之則魯人夸大其事非恒役不書之例明矣意者無王命而自行之且攷詩意非公在行也故亦倒以恒役所謂為賢者諱者與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徳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方墨反黍稷重穋稙穉菽麥莫北反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纉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神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將美僖公而叙自姜嫄后稷及太王文武之事因魯
得祭及之故也故遂言祭祀后帝后稷以至周公皇
祖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古音許何反)是饗是宜(魚何反)降福
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音羌)俾爾熾而昌俾爾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音肱)公徒三萬貝冑朱綅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方二反黄髪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壽胥與試者髪黄而背台壽之驗也惟壽者將一一而試驗之此下四章皆頌公有武功而能復周公之宇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者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與從協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音古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滿以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音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令妻壽母似不應並讀既自祝其母又使其妻為母壽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乃結言新寢廟

閟宮九章○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也前四章叙魯得用王禮以祭祀之由次四章叙僖公有武功以修周公之緒而卒章則是詩所以作也以此詩合泮水觀之僖公益用兵于淮徐而服之者書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自當為僖公之事故與秦誓相次書序乃謂魯公伯禽所作豈有虞夏殷周之

編悉用時世先後而魯公在平王前三百年乃反
越亂如此其錯說無疑矣
商頌
商頌殷之舊樂歌也微子承殷之祀修其禮物後嗣
不能世守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忘其七
故商頌者殷人之作其辭于三百最古者也編次在
此先魯後宋之義又三百皆周詩故魯頌附于周頌

而以異代之樂終焉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猗那盛多之意未迎牲而先奏樂以安神商人之禮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此既迎牲而祭也管堂下之樂也不言升歌然曰依我磬聲則舉之矣葢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説者謂鳴球為堂上玉磬聲清越以節歌者也鄭氏及朱子於此磬聲亦云堂下之樂與堂上相依八音人聲和也穆穆厥聲者敬静之意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朱傳云上文言鞉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来助祭者也愚謂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頌也

與磬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别也虞書云笙鏞以間此直言鏞以人聲為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數當為間歌萬舞有奕當為合樂蓋未至間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有作謂制禮者也恭于容而敬于事以承祭祀作者

之意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庶幾神享之意

那一章○此祭湯廟之樂因言湯孫故説者謂爲

太甲然恐亦通稱耳後篇同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言席祖之福祜以及今日

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言祭時之敬如此而祈其福之降于身也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言助祭之盛如此又祈其福之及于天下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與前篇同但此篇多祝釐之辭葢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詩如周頌雝之比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言契開基而湯受命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音以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猶書言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申正域四方之事也商之先后謂繼湯者也皆能保天命不危殆以至于今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也武丁能繼湯緒是於武王之事無不克勝
也故龍旂十乘以承祭祀而無愧色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自成湯正域四方至此而復一匡天下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魚何反百祿是何
景大也員猶環也邦畿之域環之者河也
玄鳥一章○此當為時祫太廟之詩殷人祖契而

宗湯故序自始封受命而亦及于羣廟功德其詩

葢作於武丁之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言商發祥于契乃及禹敷下土疆理方外大國之事

者將起下章聲教遠達之意而不敢没所自也魯頌

叙后稷之功必曰纘禹之緒而雅述公劉世業亦必

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主文教而曰桓撥猶稷司播種而曰思文皆表微之辭也率履不越尊其教也其教達于小大之國莫不尊而循之不但身之循之更觀其心亦既感發興起以應之比及其孫相土又有烈烈之功雖至海外其聲教截然如一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齊言積滿也天固眷命于商然積累至湯則已齊矣蓋湯之生也適應其期聖敬之德日升以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懈其心一惟上帝是敬是以上帝遂命以法式于九圍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古音莫工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此兩章方是言湯為方伯天下歸之下章乃言革夏之事綴旒以旗喻言其為四國繫屬也故舉德政駿厖以馬喻言其為四國雄長也故舉威武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戶郎反實左右商王

此兩章備言湯與伊尹伐暴救民之功中葉夏之季世也

長發七章○與前篇同然彼時祫而此其大祫與蓋大祫兼毀廟之主中及相土是先公咸在也又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惟大祫為大享中及阿衡是元功在焉故朱傳亦疑為大祫也耶與烈祖居前者以受命之主先猶周頌清廟維天維清也然後次以時祫大祫之樂章猶

周頌烈文也然商謂契玄王周于后稷惟武成言先王而詩未嘗稱王也葢子孫不敢位號其遠祖以為忝兹乃周公之志與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方墨反

自第二章至此皆因伐楚而託爲訓戒諸侯之辭言汝荆楚近在國之南鄉非遠裔也當成湯時雖氐羌之遠莫不王享其來舊矣繼自今多辟各以歲事來王勿復使予禍謫如荆楚然惟保境寧民勤于稼穡可也況非予之汝威也天之監于下民者至嚴而無僭濫也惟其不敢怠遑于王事則命之有國而大建

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頌高宗之功德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言立高宗廟之事

殷武六章○朱傳云此葢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

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愚謂玄鳥之篇有武丁孫子之語則及下長發二詩皆當為高宗時作葢或從前追遠之辭有所未備也高宗思道好學兼有文德武功尤留心祭祀之事故書稱嘉靖殷邦其沒也為宗而世祭焉頌終殷武以為商之賢君於此究矣

詩所卷八